惜抱軒文集

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擴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擴約之才志學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教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擴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擴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寶扇樓後記

朱子穎家有聖祖仁皇帝之賜扇作寶扇之樓

服焉王禹偁為之記成以其辭視余余讀而歎曰昔漢武既招英俊程其器能左右近臣若主父嚴朱皆出為守相獨東方朔以不得任用至於上書自訟才士之遇於自效若此哉若以人臣愛君之心言之則日侍帷幄者之志固已得矣況乎出臨一方有吏事之責人情乖迕有詘伸應援之難易若一意以親媚於主上者之為善哉都統公以筆墨文字遭逢 聖祖知遇內侍最久其後乃出入宣力躋於二品今予嶽之任用略同於都統公而且滋重矣而回思昔日都統依 天日之輝光侍 清宴之閒暇 聖翰雲章璀璨懷袖

有邈然不可及之慕況於禹卿醉玉堂之盛而飄搖江海者乎余於是書爲後記予頎既外任家雖作是樓而未得以登巽日倘召居闕廷近職以休沐之餘俯仰斯樓循玩吾言感念　國恩之無窮將有漼然不知涕泗之隕落者已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姚鼐書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其生母曰徐孺人汪君考爲淇縣尉淇縣君沒兩孺人皆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孤而奪其貲忌兩孺人日欺陵困辱兩孺人不爲動夲奉姑保育孤子

敎之成立登第爲聞人是時有司旣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君顧悲傷兩母少所處危苦循走士大夫求爲文章褒揚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越以書遺余請記其事汪君志亦勤矣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幼孤不幸或殤或長而不才則兩孺人泯無聞矣方其窮阨困難伏首相對闤闠之中豈能知子之必才而待之雖子成立不可必而終不忍負吾志義者此兩孺人所以賢也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且女子尚能堅其持操卓然自立而顧謂天下之士無獨立不懼守死服義其人者乎

其泯無聞焉則已矣夫士貌榮名卒何加於其身豪末哉

記江寧李氏五節婦事

江寧李文兆之妻呂氏年二十二而夫死一子方襁抱家貧甚無以生也文兆有族兄弟曰文采哀之以屋居其母子子長爲賈呂氏今年六十餘矣於法當旌於朝待吏舉焉文采之族有文華妻楊氏文昇妻魏氏文旭妻胡氏文中妻張氏皆守節以老文采皆收卹之凡數十年而四人者夫死婦年逾三十矣於例不當旌夫人之所遭不同女年三十而嫁其皆有逾於二十而嫁者

國家立制不得不立之限耳若夫人心之褒善非可以例論也文采生平嘗憫五節婦之遭欲爲之紀文采沒子際春從鄉學以告鄉鄰謂五人者貧而能守善皆可褒而文采之卹其節而欲著其名義併可稱也因爲之錄云

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遂之於不可近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

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尚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為書者也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為之名一日得尚書書快雨堂舊榻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為書自娛於其傍或譽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鳥鷇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之耶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尚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為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遊媚筆泉記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矗墉回嶄横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閒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瀧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蔥卉松樅槐楓栗橡時有鳴禽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沜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山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為圓池乃引墜谿內左丈學

沖於池側方平地為臺未就要客九人飲於是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羣泉磯石交鳴遊者悚[illegible]遂還是日蕭塢先生與往鼐從使鼐為記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峰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潁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為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遶

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潁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蒱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皓

駮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
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
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
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圜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
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
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
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疊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
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巘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

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蹇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澂徹與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鶩而詭趣帷張而翼行巖尻有泉

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摟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

言佛圖澄之弟子曰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符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頹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頴子頴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返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晴雪樓記

遂東朱孝純子穎知泰安府之二年境內既治無事作樓於居室之東曰晴雪之樓又一年余自京師來遊泰山偕子穎登其上思昔子穎西在巴蜀以軍興使雲南永昌後又逾美諾之巖入小金川之阻冰雪所冱師旅所屯往來常數千里今年賊起泰安鄰郡子穎最先造大府幕為出方略親戰臨清城下巨炮越頭上手射殺賊首一人率士入城遂定餘賊余誠偉其氣然方其出入險難之地厲鋒鏑之所交忠謀勇氣誠不顧已固不知復有燕遊之樂及事定時吏口不言功伐蕭條登眺澹若無為此所挾持蓋過人益遠矣余駑怯無狀又方

以疾遐浮覽山川景物以消其沈憂與子瞻巨嶽指古明堂之墟秦漢以來登封之故迹東望汶源西流放乎河濟之閒蒼莽之野南對徂徠新甫思有隱君子處其中者之或來出慨然者久之又相視而笑余之來也大風雪數日崖谷積滿霽日照臨光暉騰映是樓之名若獨爲余今日道也然則樓之記非余而孰宜爲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作樓始成三十九年十二月桐城姚鼐記

遊雙谿記

乾隆四十年七月丁巳余邀左世琅一靑張若兆應宿

同入北山觀乎雙谿一青之弟仲孚與邀而疾作不果來一青又先返余與應脩脩張太傅文端公墓舍大兩谿派西之界曰蒼龍谿水西北來將入兩崖之口又受椒園之水故其會曰雙谿松陡內繞羣巖外交勢若重環處於環中以四罨煙雨之所合澈樹石之所擁蔽其狀萬變夜共一鐙懸几默聽泉響皆入人意肅然當文端遺迹

仁皇帝發爲輔相一旦退老　御書雙谿以賜歸懸之於此徜徉游自適於此者數年乃薨天下謂之盛事而余以不肖不堪世用政去竄匿於巖壑從故人於風雨之夕遐思文端之風邈不可及而又求

邪余今者之所自得與昔文端之所娛樂於山水閒者其倘有同乎邪耶其無有同乎耶

觀披雪瀑記

雙谿歸後十日偕一青仲孚應宿觀披雪之瀑水源出乎西山東流兩石壁之隘隘中陷爲石潭大腹弇口若甕瀑瀉甕中奮而再起飛沫散霧蛇折雷奔乃至平地其地南距縣治七八里西北距雙谿亦七八里中閒一嶺而山林之幽邃水石之峭厲若故爲詭愕以相變爲者是吾邑之奇也石潭壁上有刻文曰敷陽王守信道建安陳信臣滎陽張曉子厚合淝彭甫升紹聖丙子正

月甲寅凡三十六字信臣皇甫甲寅之下各有二字損焉以茲瀨之近依縣治而余昔嘗來遊未及至而返後二十餘年及今乃履其地人前後觀茲瀨者多矣未有言見北宋人題名者至余輩乃發出之人事得失之難期而物顯晦之無常也往往若此余是以慨然而復記之

隨園雅集圖後記

曩者羇居京師友人程魚門為語在江寧時嘗寓居袁簡齋先生隨園幾一月其水石林竹清深幽靚使人忘世事欲從之終老也簡齋先生與鼐伯父薑塢先生故

交友而雞未見獨聞魚門語誠不能忘其後雞以疾歸閒居於皖傍齋先生遊黃山過皖雞因得見先生於皖又後七年雞至金陵始獲入隨園觀之魚門語不虛也而魚門於前數年卒於陝獨家歸江寧因見先生述其語而相對太息先生故有隨園雅集圖所圖五人為沈尚書蔣編修尹公子陳文學及先生先生以示雞考作圖之年與魚門語雞時相次時陳文學年幾十八今先生外惟文學尚存仕為郡倅亦已老矣圖後名公鄉賢士題詠數十人於今求之非特昔之耆舊碩德邈焉已往即與雞年輩等者亦零落殆盡獨先生放志泉石三

四十年以文章詔後學於此夫豈非得天之至厚而鄉亦吝值之於是時也圖有山陰梁相國記五人爵里具爲先生倂鄉耆其夫人與圖刪有時變而圖可久存圖終亦必毀而文字可以不泯千百年後必有想見先生風流者顧鄉非其人不足託也先生故人皆有題詠魚門獨無名字其附鄉識其銜亦以補其闕云

西園記

黟自漢爲縣而其後境屢析分爲他邑今其縣所據者蓋漢縣之北隅而已徽州處萬山中而黟又在徽州羣山之隘略無平處民居其閒尤敦樸多古風俗語云猪

土之民莫不好義誠不虛也其南二十里曰葉邨邨有
曰西園者葉君冠山之所爲也冠山篤行君子而好文
學老於諸生於其宅西爲屋數閒背山臨谿爲課子讀
書之所其子有和從余學爲文卓然有志於古昔人稱
洛陽多名園極鉅麗閎曠之觀惟司馬溫公獨樂園至
狹陋不足競其勝然人尤重其園者以溫公故也今西
園亦數畝地耳然以賢者創於前佳子弟承於後安知
異日世不絕重此園以謂過於鉅麗閎曠者耶余年二
十二嘗一至黟未與葉君相識其時君之子倘未生園
倘未作也後幾四十年乃至歙去黟不遠亦未及識君

而歸獨君之子見告家有是圖而已今君殁逾年君子書來述君臨殁欲得余文爲圖記余老矣殆不復入萬山之險以見所謂西園者又念能增重此圖者君子也豈在余文乎哉顧重君之賢傷君變余之意姑爲文述之以勗君之子至於初作圖之日月及谿山登眺之勝足以娛人耳目者皆不足論也

金焦同遊圖記

乾隆丁酉戊戌之歲朱思堂運使方在淮南邀余主揚州書院而王夢樓侍讀居京口嘗期之同遊金焦二山屢宿僧寺一日三人對立山間悠然若有所悟思堂因

書欲使工爲三人共作一圖其後圖成而余已去揚州里居不及見也思堂旋亦歸京師惟夢樓常居京口余懷思兩君寄以詩云三客竝知非一世兩山迴首有餘踪紀是事也數年思堂竟捐館舍又後數年其子丹扆來爲江寧糧道余適在江寧相向感念思堂之不作獨見賢子偉然繼武重涖江南悲思之懷一時交至丹扆攜昔工所爲三人同遊之圖出以見示作圖時三人微及斑白今鼐與夢樓皆鬢髮皓然與圖中不相似蓋屈指閱十六年矣思堂之儀容固邈然既亾鼐與夢樓餘年處世亟復幾何未知此身與是圖當孰爲眞幻因題

其後併以寄夢樓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晦日姚鼐記

袁香亭畫冊記

香亭太守與其兄簡齋先生解官之後皆買宅金陵而寓居焉風流文采互相輝映固門內之盛也簡齋性好山水年六七十猶時出遊探極幽險凡東南佳山水天都匡廬天台武夷遂於嶺海無不至而香亭自閉戶邀之暨出輒有難色其性與簡齋異者若此顧獨好畫娛目夕執筆爲之不倦蓊林攢煙雲之趣浩渺幽邃之觀水石竹木花葉鳥獸蟲魚之奇態香亭自具於胸而時援於几席之上意其遊亦未嘗異於簡齋耶茲冊香亭

摹董思白山水凡十二幅而倣齋自書詩十二首與相問香亭以示余余於詩畫深處非所能解自來金陵與其兄弟交遊往來累歲識名其末以存其迹云

少邑尹張君畫羅漢記

畫家白描之法世謂始於李伯時伯時龍眠山莊在吾邑境嘗入龍眠求其故址卒不可得悵然而返而伯時之畫生平亦未之見往者裘春圃方伯為言曾於常州僧寺見伯時畫一應眞其衣摺引筆屈曲上下可二丈許止作一筆此殆爲眞蹟無疑余聞而想見之不能忘少尹張君以高才來莅敝邑多藝能以目治伯時得里

追希妙蹟於簿書之暇作應眞長卷持以見示俾書其尾余既未睹李氏絕藝之眞者不敢定君與伯時之遊相去幾何又思伯時山莊西園諸圖有蘇米爲之記讚泯記存使人讀而髣髴焉而余又無是文也徒歎美少尹之逸情高韻欲塞其請漫書而歸之

江上攀轅圖記

仁和孫公總督江南歲未及期綱紀上張惠澤下布吏愼而法嚴稅平而事簡人方樂其治而 上召公入爲協辦大學士夏四月旌旆首途耆艾壯稚扶攜追送慕懷而不欲其發於是袁君樹爲之圖又有袁簡齋浦

柳懇兩君作詩以詠其事持以覩孫邵公負閎偉之才仰佐　聖治俯安黎甿外襄巽域勳業播四海辭不聞矣至其遇平生故舊無貴賤辭色愉愉執禮謙遜之甚如布衣交此惟與公接者知焉孔子曰事君而違卒遇故人會無舊言吾鄙之若公者不亦賢乎抑聞之古王者勗諸侯詩曰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又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夫君子承天王德意以屏藩邦惕惕焉惟恐不盡其任處位雖尊未嘗見爲此爲我寵貴資也故驕傲之氣泯而屏翊之道至詩書賢侯之行二端而理通於一君子觀人一節而知其備焉然則見公之處交

遊者如此而亦可以推明公爲大臣之度矣袁浦兩君皆公鄉里故舊而鄭則江南諸氏之一又故人也故述斯義於茲圖以爲敬愛公者公誼私情若是交至而公德益宏矣

吳塘別墅記

無錫汪君銘常作別墅於吳塘之側又自定壽終之藏於是地丹徒王夢樓先生爲之銘及作吳塘八詠詩寄余觀之且使爲記昔莊生述子祀子輿子犁子來謂孰知死生存亾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今汪君之志與此四人者其奚異乎子來又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也吾聞汪君能以厚德成其内行又擇山林湖陂之佳勝將以遺世事而樂其生此非所云善其生者乎夫夢樓了通釋氏無生之法殆無愧於予兄所云足與友者若余俯仰人閒慕道而未見苟遇予親當爲所擯夫爲足記汪君之墅獨念生平亦好樂山水渡江至丹徒止於夢樓之堂自是以東皆足迹未至今讀夢樓之詩是物奇勝足繫夢想倘思以異日東遊遊錫山而窺具區之域接汪君之容而探其曠遂觀之旨斯誠平生之至願矣昔蘇子瞻不識吳德仁因陳季常寄詩有寓物而不留物之談因以握手一笑相期余願亦以此覩之

汪君其倘可得歟是為記

陳氏藏書樓記

士大夫好古能聚書籍者多矣而傳守至久遠者蓋少唯鄞范氏天一閣書自明至今最多歷年歲　國家修四庫書取資范氏以助　中秘之藏海內稱盛焉余家近合淝間合淝龔芝麓尚書所藏書亦至今未失其家專以一樓庋之命一子弟賢者專司其事借讀人出必有簿籍故其存也獲久聞范氏之家法蓋亦略與同焉夫一人之心視其子孫皆一也而子孫輒好分異以書籍與田宅奴僕資生之具同析之至有恐其不均翦割

書畫古蹟者聞之使人悲悵然則藏書非必不可久抑其子孫之賢不賢也新城陳凝齋先生嘗購書萬卷其後諸子爲尊作樓以貯手澤樓旁即爲子孫讀書之舍今其仲子約堂太守又慮歲久而後人或有變也乃摹凝齋先生之像於石而漆之於樓下使後人一至其樓前而愴然思惕然悚愈久而不敢不敬守也以余少獲奉見凝齋先生乃以拓本寄余且命爲樓記余於先生後裔又識數人皆賢儁也而約堂用意又如是之至然則百年之後數海內藏書家必有屈指及新城陳氏者矣吾安得不樂而爲之記也

重修石湖范文穆公祠記

南宋資政殿大學士范文穆公既以文學著稱當世其詩尤為天下所愛後世為詩者傚誦法之以謂宋詩人之傑然者公生平立朝出使皆有節行臨民有政方略可觀亦非第詩人之傑而已世傳公為中書舍人時與張敬夫俱論已張說簽書樞密事說因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宜爾也范致能與吾故交胡爲亦攻吾世以此或疑公吾謂此公之所以賢也君子之行不必同大趣歸於義而已拒小人甚嚴君子之介也於人何所不容故舊往來有不能絕者君子之和也至於當國家大政

進退賢不肖則不敢忘守官之節以平居嗜好之私忝
朝廷是非之正此非賢者而能之乎易曰君子夬夬獨
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范公於張說殆若是矣吾益以
見公賢夫何以疑公哉公吳人也吳西南石湖公詠遊
之地故有祠歲久且頹嘉慶二年春觀察歷城方公大
興查公府同知歙汪君同泛舟石湖思范公之賢至公
祠而傷其敝始議更修之返告於方伯德化陳公及蘇
州太守任君皆樂成其事因聞於侍郎學使長沙劉公
及凡守牧江蘇者競出財而濟其功以其年某月竣事
方公至金陵語余請為之記余謂范公之賢蓋當祠於

吳不朽而諸公之競勸於此亦有性情嗜好不必同而同樂為義者乎是固可紀也余生平未嘗至吳而慕其山川之勝異日或從諸公瞻遊湖濱造於祠下見公像而一酹焉公其謂是知我者哉

孫忠愍公祠記

明北平都督副使燕山忠愍侯孫公諱興祖始以雄傑之材從高祖於淮上渡江開國數立戰功終奮伐元遺孽深入失援身沒沙漠其忠烈之跡具載明史本傳忠愍兄子諱繼達始同以族從淮上積戰功為豫梁衛指揮使忠愍侯定遠人也及指揮使守常州與張士誠拒

戰最久從徐達平士誠復有功高祖乃賜之田宅於常州武進指揮子孫遂為武進人指揮之子泰當建文時為北平都指揮使燕師起與戰於懷來中矢裹血力戰竟陷陳死惠帝追封廣威侯廣威有從父兄恭亦早從太祖攻沂州密州益都及兗元都屢有功官至前軍都督僉事授驃騎將軍孫氏一門在洪武建文時功業著聞凡四人而死事者二為忠愍之子恪亦繼為良將爵至通侯矣而不幸與藍玉之禍故孫氏之居定遠者衰而武進獨盛明禮部尚書文介公慎行則濠梁指揮之八世孫而廣威之弟後也今兗沂曹觀察星衍又文介

兄七世孫也觀察以謂孫氏建功肇始於忠愍而無專祠非所以表忠義以光後嗣乃於江寧城中買地建爲祀所以奉忠愍而以濠梁指揮廣威侯都督僉事三主祔其左右又於祠室置書籍彝器之藏甚備俾後子孫能讀書者守之餘皆可假觀而終歸於祠因請余爲之記余謂孫氏之始興也以武烈而後子孫之達者以文學文武雖異而一歸於忠孝大義則同今觀察建祠之法上以崇先祀下以啟後賢不以遠遺不以已私其用意甚厚其望於族人者甚巨且遠孫氏忠孝之美其將有世濟者乎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為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得以彼蹔奪此之常昔明惠宗之為君成祖為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道是非之理刑不與禍福相附楚商臣匈奴冒頓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之臣於其間而古記或略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

不必以名傳也而蹈難之事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已成祖天子之富貴嗤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明萬歷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至　國朝數經修飭今祠宇又以久敝矣江寧巡道歷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視其敝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爲記以待之

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常熟歸氏宗祠碑記

吳中歸氏皆出於唐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徐忠宣公之後宣公之孫五世其名可考五世之下更宋及元其世次名爵皆佚焉明太僕丞震川先生作歸氏世譜論之詳矣常熟之族震川世譜所云在常熟者居白茆是也始自吳遷白茆者曰榮四公榮四七世孫曰椿震川所爲作歸府君墓誌銘者也其子有雷還宣三人遂於白茆建祖祠焉後其子孫自白茆遷常熟城內而白茆祠久圮壞乃更建祠城北爲堂三開中祀宣公旁祀始遷

祖榮四公以下凡三十五人堂後為樓凡居白茆時所藏石刻遺像皆遷藏於是時康熙六十年也迄嘉慶二年今歸君文學實亮拱等以堂久壞敝加丹雘而新之又於堂前增建門廡凡八閒而祠之規制乃益嚴以肅

常熟歸氏自明中葉至 國朝二百年中以名德尤稱鄉賢者曰刑部主政裔興公少詹悝崖公贈工部尚書監茲公又有孝子松期公孝子故於宗祠堂側有專祠今圮乃於其地重立之其三鄉賢則買地各建專祠於宗祠之後逾年工悉竣乃至江寧請記於余余謂歸氏在明著稱以崑山今世則以常熟至大司空 公以

才德物興列位正卿與古公侯族矣今歸君爲大司空之孫繼承祖德而尤盡心於宗祀其道不已善乎且崇先者一家私情也尚賢者天下公議也茲之立祠兼盡之昔震川每惜古人宗法之壞而不可復而立崇祠者收宗復古之先務吾聞震川無後嗣其墓在常熟崇人爲修祭焉夫常熟之宗能厚於其別宗者猶如此而況於其本宗哉由是推之其將邪憾於宗法之廢也歟是足記也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記

峴亭記

金陵四方皆有山而其最高而近郭者鍾山也諸官舍

悉在鍾山西南隅而卒蔽於墻室雖如布政司署園最有盛名而亦不能見鍾山焉巡道署東北隅有廢地昔棄土者聚之成小阜雜樹生焉觀察歷城方公一日試登阜則鍾山翼然當其前乃大喜稍易治其巔作小亭暇則坐其上寒暑陰霽山林雲物其狀萬變皆爲茲亭所有鍾山之勝於茲郡若獨爲是亭設也公乃取見山字合之名曰峴亭昔晉羊叔子督荆州時於襄陽峴山登眺感思今古史既載其言而後人爲立亭曰峴山亭以識慕思叔子之意夫後人之思叔子非叔子所能知也今方公在金陵數年勤治有聲爲吏民敬愛異日

或以茲亭遂比於羊公峴山亭歟此亦非公今日所能
知也今所知者力不勞用不費而可以寄燕賞之情擴
地極小而冠一郭官舍之勝茲足以貽後人矣不可不
識其所由作也嘉慶三年四月桐城姚鼐記

惜抱軒文集十五

賦

聖駕南巡賦 并序

臣聞王者兼覆九州內撫畿甸外察方岳其爲道蓋至廣遠易傳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八方之氣不同而風行因土以生物者天地之至德也九州之俗不同而天子省民因方以成治者聖人之至教也古揚州之域厥民輕心火耕水耨昔者嘗蒙

仁皇帝六莅之恩於

世宗十三年休養生息之福

皇帝承基至仁究物念東南之幽阻懼民隱之不聞

十六年二十二年時巡再莅於江淮察吏問俗

民勸於化天恩篤者遺愛志澤者念遂海內承

平百年矣

天子仁涵而義凝南綏而北撫教友民而征不庭懷

異俗而廣微塞風雨雷霆之所施地皇億萬以

計受萬國之攸同輯祥瑞而來備歸福

慈寧乾坤慢豫垂光之歲仲冬維

皇太后七旬萬壽之慶

聖孝攸崇推恩庶類北戸而北繇奚之南靡弗欣懌

既履迓樂不忘憂勤維茲江淛之問貲

聖心所尤切二十七年春

玉輅復臨

清問疾苦禁悄覿於民萌昭震曜之宏業晉三代

王者繼有神聖上嘗攷之詩歌必先述其小心

勤惕治內治外罔弗安恬又使萬物得其理覽

坤野之鄙事然後民樂其德揚懌和之聲保世

滋大集庥福於無窮也以東南之區古稱難治

而

爲車三歷俗變風移豐美之化成謳詠之聲作雖其言不出於閭閻鄙俚而足以上古

國家隆治之昌景福之遠臣愚雖假竊作賦一篇不敢自附於古詩之流亦欲以道鄉里之民情述觀見之所及以揚

盛世輝光之萬一云爾其辭曰

於皇時

清維

祖宗濬恭緝熙佑民勤恤乃篤生

皇帝之文武睿哲匹天邁而日行紹丕業而彌遠爾

復庶生萬方如一方內大和乃治遠夷既定邪
徼之外疆招西域而懷來乃有狼顧豕竄鳥距
魚鬐跳踉矜恃巖幽曲消之中而以仰抗夫
天威萬士勃怒是
命將帥收準狪之兩蠢貐萬部而失氣定功葱嶺
之北闢疆玉關之外盡爲地二萬有餘里合古
三十六國而歸於郡縣之吏靡不被
德施而恩流葳蕤而滂沛治肹蠁產祥嘏冀日爛
和風雨歸譬於
聖母錫福於下士重光元珽日行牽牛臨於河洛

皇太后履蕃壽而當七旬倘覯
聖孝巍崇邁於前古莫不踴躍歡欣忭手歌舞曰是
丶宏康豫無爲輝明黼黻而鏗鳴鐘鼓
皇帝曰嘻余敢自康自逸雖茲江淮東暨於越昔
聖祖恩加乎六巡及朕亦再爲臨閲而式加優恤顧猶
恐化澤有未究疾苦有未聞宏覘咻以三復茲
朕躬而惮勤乃
命百吏稽禮文衍前典加鴻仁水衡頒錢司農調
均散委積於京倉蠲租稅而拯貧
申誡使者汝領治河譁成金隄洪流逶迤然後禮

官奉儀太史錄目首春晨曦

大駕將發總虎賁之禁旅陳鹵簿之有秩奉

慈寧之安輿乃逌出於殿闈條狠執轡詢訓夾軌華芝

遵游秩秩猴猴沂艾騰驤抶轡翼騑順和氣之

萌茁轉春郊之青旂蒨裝景從雜遝亙袤日動

而雲飛邪拂乎海岱光熛爚乎淮沂當

鑾輿之來行也先

明詔乎有衆曰咨吏以肩民維儉德之是奉假靡

靡以飭恭實朕心之攸痛快覿聽於須臾懼百

室之瘵痌所臨馳道宮館所供式攸循禮冊以

歷用

萬乘所至廛市無勤度財大農毋敢私貢是以吏無

供帳之煩而民無戚臨之恐迺以南徂乃覩大

河天漢瀆而飛揚長風柔而蕩波龍伯戢其之

而從蜿蜒乎蛟螭仰

萬乘之戾止召百靈而委蛇分渠浪蕩淮口是過各

官奉職金隄峩峩刻玉禮神永戢以和超渾流

而南踰徼萬民之咸喜儷雲日之輝光吾循瞻

乎

天子茲念我之弗釋又再莅乎我里誠慰我之慕思

呼

萬歲而拜稽遮灤援袂錯頂累趾扶掖龐耇亦攜稚

齒有垂伊絲楊柳依依有龍飛矣

天子之旂布廣澤與崇山數春卉之披離茲風景之

未改夙昔懷乎

帝恩宛來蒞於茲土計村邇之數移既長我之嬰稚

又增壽乎耋耆敦風俗之懋和閱多愈而阜熙

固

皇心之載嘉粤集休之孔宜迺

御龍舟黃頭擊櫂吳歈越吟涉江激譟讙兕鳧鷹之

鳴飛孀紫菌之苗晝晴日麗乎平皐流帆揚而
照耀俯龍虎之盤蟠招弁趨而繚繞越江漢而
超五湖東以介乎海嶠迺
御離宮周以清纓鍾山之麓浙江之滸倚郭控郊
或帶田圃梅林揚葩春禽初語修竹菁菁谿流
有淯迴自昔兮
帝臨言於斯而晏處不侈增乎前觀有依閑兮庭廡
儉德昭乎軒楹
府蒞宜於鎬鐻爾乃夜宿北觀稼穡瀰湖陂利溝洫
地卑燠而後寒稅菲熟而餘食美風雨之既和

見萬類之滋植菜榮柔而衣履豐麥青黃而倉
廩實有巾婦之備饁懿兹農之樸力爰補助之
攸行復胡憂於乏政若夫左江右湖揖汝吳會
天地鬱匝東被海介
皇甄治之有嚴吏慎防乎封界域島夷之肆心姦商
舶之失戒迺闕舟師艅艎截旆縱鳥逝而龍驤
芴荒裔而四逖火燚發其燼流燄星奔而雷礚
蛟龍竄伏而屏氣山島颱落而失隘瞰武節之
式昭宣威棱乎域外於是
帝乃循資守職長吏農工商販既循以備暢和氣之

休嘉鬱充塞乎天地迺朔蕤倅展

皇儀張廣筵式燕私黼黻蹌蹌戛鐘諭詩俟於

隆恩載飽德施上

皇太后萬壽有祺合海隅之萃歡以上奉於一庭愔愔

帝德厥殷洽教袪所患惡譁所好樂杜治術之陂邪

警愚懲之失道嗟我友民世服忠孝服饒攸興

敬爲民導作嘉頌而揚休聲亦既各宣其舞蹈

弦誦閭閻之所歌謠江海之濱爰進試其秀才

升時鑾而允掄或展宅於流廬而夕進於宮鄰

夫惟江淛之俗亦勞亦侈地下以阻包數千里

富以溢禮爲華秀以文辭爲廉剡厥土之最下
惟民力以營之澤岬所生苞種雜宕桔槔挈首
注高引卑作力獨深於海內其儲亦易以怨咨
、苟非蒙
聖主之式臨何以永載於雍熙普歲載陽既貢
帝祉
雲日其輝於江海浹民仰識乎
隆準習
玉輅之和音何念復於此而兆忠誠被德之滋深
上竭其思下竭爾忱八荒既已阜安猶顧瞻而有餘

心造至化以致德將集祉萬億載以有王

祭文

祭林編修澍蕃文

嗚呼寥曠闃而噎陰兮風四起而蕭瑟帥來翔而先萎兮華始春而零落時不可以中淹兮地不可以久宅路遠荒忽兮天茫茫去海隅兮超河濟渺憭慄兮悵遠望上有母兮下有兒食不甘兮寢不寧隱思予兮溯零年弱而非壯兮貌皙而不頎邀不得祿歸兮僬怨以終生鬱紛綸之多才兮爲近臣而婉孌出奉使而不欺兮入在廷而款款世競諂以容進兮蹇何君之徒倚挾寶珽

之照乘兮披淤泥而媿恥耿獨立其不懼兮孰余怒兮
孰善水何坎而不逝兮民何生而不死失與得之須臾
兮吾至今而知君之不悔臭若蕙兮玉有輝瑚吾望兮
葬子帷君愛予兮不忍歸青春盡出薊兮階與子遠殷
結友兮知者稀建嬔兮飄飄風回回兮舷進雖出淮泗
兮循邪豈由溺兮江之干雖爲善兮何恃既寡妻兮無
子骨將朽兮道不毀千齡兮爲祀遊無生兮反無始尚
饗

祭張少詹曾敞文

嗚呼昔君始降胥中營室郊生逝君後五十日君長而

才鵬揚驥騖孫也無能伏尋章句十年二之偕聞鹿鳴風雪載途共以車征軋圻其脣釁闕帷聆笑我擁袖懦婦稚嬰省試罷歸獨君登第送我西塘援衣出涕君為禁臣彪胥爛手裁觚翰脫幕詔士曰雞走南北五贊一升來則授榻行為檢滕荒園廢寺挈攜交朋畸零寠士受禮不能狂歌踞罵酒悲沾膺入或駭脈君恬不偕雞不能飲君每代爵同車出入相從坐處獎善揉過或善或頻鳴呼君往而執余成士氣之卑言甘貌順君企古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辭成拔僑遂至僨事益持孤峻衆所傾畏索刺瘢疵　詔衡貢士有當無私勇於知恥

怯於賄賞交譏去官大快曩歟自是與君別居南朔在歲壬辰來儀法邈念君魁梧面丹有渥終援構豊晨宵商榷鼐始告歸君在大梁斯世大用爲師一方正月十二作書示我暮已告疾晨琴徹左凶問遠承將信終叵手執君書情密辭夥天道福善茫不可論既覺獨余又孱所親強盛先隕弱寧久存鼐枉揚州君柩歸里不萃其鄉不撫其子寫辭可籲有悲曷已尚饗

祭侍潞川文

昔歲庚午鼐始鄉舉張徐汪君及君余伍初入京師寓居佛寺君暨三君訓余同志余病而與不勝蹤拜數子

時來色厭神怏悵徐先仕往以繼登或中或外官為世
稱操衡貴人妍媸以應五貢有司予偕余斥君第之歲
我猶竊竊忿君之評為我嗟咨又後四年余第南還幽
幽子室館我其朋亞五泛舟萬夫呼譟風起水溢升龍
以櫂淮南冠蓋君飲之酒讙論諧儷擊掌濡首網魚於
江烹鱗濯濯有唱四酬悠出如簫始隕涯君追求莫及
四子人朋數於分合張君禁臣屢以才遴直立嶷嶷堇
手交搬君丞太學邪屬尚書相憐失侶把手欷歔校文
四庫與予偕命叠几宵鐙日竊心競邪以疾還君留闕
下撰秩翰林貴殷身寡張君既替茲春疾喪遺書報君

俾君悽愴開緘讀復罔罔隧求天乎人乎奄受之災昔
其相知遲顏始冠未三十年凋零過半有才絕人引錢
自寇擢性滑神終於不救君既亡子長女喪夫有稚攜
抱隱痛何如君之期余勉余爲義靡以益君俯仰懷媿
何饗

祭劉海峯先生文

嗚呼自聖有述道存乎文孔徒之傑與顏同倫周室世
衰末流歧分或鳴爲技或以道陳迄千餘年其傳紛紛
豈無才士識闕其本苟爲僨強卒躓而隕聖言載世有
炳其光蔽晻於曚日月何傷吾鄉宗伯勇繼絕軌甘嗌

胸臆寧遺腴旨賅萬邁俗去古則思先生再與益彌厥美上與詩書應其宮徵抉擿百家掩取瑰偉抑揚從心不見端委日麗春敷雖妍不靡世有斯文千載之雄百世所述當世則窮半生場屋老授學官卒亦不居退處江干天奪其子獨與以朋昔我伯父始與並興和爲文章執聖以繼劇談縱笑據几執觚召我總角左右是膺賤子既冠於京復見先生執手爲我嗟歎嗣學古人以任道期邈邈其文以贈吾離其後閱年又逾二十發徒君耄窮亦衰及念吾伯父相見以泣先生益病侍雖妻婁要我牀前遊坐斐斐猶有高言訖爲士法孰承遺書

覓莪几榻舉世茫茫使我孤立有言莫陳終古於邑嗚呼尙饗

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羈絷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詩卒承諾許或歲或月以事阻之清醉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決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滙不擇所流蕩瓶外內森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沚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咻吃口澁辭遇義大敢鳴

呼今日士氣之衰天啻一人庶卒振之乇年江濱日思
若而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倘饗